

诗坛峰会

汉诗新作

首届「诗探索·中国诗歌
发现奖」作品展示

松花江流域诗群专辑

诗坛峰会

诗人鲁若迪基

作者简介

鲁若迪基，又名曹文彬，普米族，1967年12月出生于云南省宁蒗县。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出版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一个普米人的心经》《时间的粮食》等多部。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芳草》首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首届“陵水杯”民族文学奖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丽江市文联党组书记。



鲁若迪基

鲁若迪基创作年表

1967年12月3日，出生于云南省小凉山斯布炯神山下一个当地人叫作“光溜溜”（普米语叫“果流”，地图上标为“龙洞坪”）的村庄。父亲是普米族启布贡阿增氏族，母亲是普米族玛雅氏族。

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太红小学念完三年级，十一岁背着每个星期的盘缠到更远的二坪完小住校念完四、五年级，期间，吃过自己煮的不少生饭。五年级毕业前夕，彭校长烧了些蚕豆，把毕业生召集起来，给名字古怪的少数民族学生重新取名（当然，他取了名之后还是会征求一下意见）。于是，我有了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曹文彬。这个新名字伴我从翠玉中学初八班到了宁蒍民族中学高三班，再到云南省楚雄粮食学校计划统计六班，再到走向社会。我不太恨校长取的名，因为名字里夹了个“文”字，让我多少有了点文气。

1986年7月，高中毕业。在不知道高考成绩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保证被录取，最终报考志愿时填报了一所粮食学校，希望将来能分到粮管所工作，吃上一碗大米饭。待知道自己是学校文科第四名，可以被重点学校录取时，稍有点心不甘，但很快又快乐起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学上。

1988年1月，尚在云南省楚雄粮食学校上学时，在《原野》第一期发表平生第一首诗歌《诗梦》，责任编辑史义。发表作品时，用了故乡的山水都知道的那个普米族名字——鲁若迪基。那一时期，还在《玉龙山》刊发了组诗《普米人的心曲》，这让编辑拉木嘎吐萨比我还激动，以至于多年后这位来自泸沽湖畔的摩梭人成了著名作家、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时，谈到这组诗依然对自己当年的慧眼识珠有不寻常的得意。在学校吃了几年米饭，终于明白：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还有比米饭更重要的东西——诗歌。

1988年7月，毕业分配时，已无所谓分不分到粮管所了，决意把工作搞好的同时，走业余创作的道路。

1989年到1997年,在《玉龙山》《大西南文学》《云南日报》《春城晚报》《星星》《民族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与诗人李黑、任尚荣、李永天等参加“黎吉鸟诗社”,后又与李黑创办“格姆诗社”。诗歌《面对山》荣获1990年《云南日报》“南国云”诗歌创作比赛二等奖。诗歌《我以树的名义》入选《中国青年乡土诗选》。诗歌《金沙江》(外三首)荣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1998年到2000年,与回族诗人、青年评论家马绍玺通信,谈论有关少数民族诗歌问题。在《春城晚报》《云南日报》《民族文学》《边疆文学》《作家》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小说。参加《作家》杂志2000年中国新诗大联展。诗歌《远离秋天的日子》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诗歌卷》(1949—1999)。诗歌《雪地上的鸟》《雪地诗篇》入选《1999中国新诗年鉴》。组诗《泸沽湖之恋》入选《边疆文学诗歌精选》。荣获第三届边疆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奖。诗歌《金沙江》(外三首)荣获第三届云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荣誉奖。

2001年到2005年,与张永权、黄尧、欧之德、杨红昆、于坚、费嘉、范稳、马绍玺、林子、沙蠡等诗人、作家、评论家,以及宁蒗县领导沙万祥、王海宁等讨论推出有关“小凉山诗群”事宜。在《诗选刊》《上海文学》《诗刊》《春城晚报》《作家》《边疆文学》《星星》《人民文学》《大家》《芙蓉》《民族文学》《诗潮》《云南日报》《滇池》《攀枝花》等发表诗歌、散文、随笔。诗歌被翻译成英文收录入《in your f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在澳大利亚出版。诗歌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第二十一期《Modern poetry in translation(MPT)》发表。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荣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组诗《不一样的天空》荣获第五届《边疆文学》奖。诗歌《一群羊从县城走过》(外一首)获《人民文学》“德意杯”首届“青春中国”优秀诗歌奖。诗集《我曾属于原始的苍茫》荣获丽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国家级荣誉奖,发表在《芙蓉》的《鲁若迪基的诗》荣获丽江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奖二等奖。诗歌《兰坪行》荣获第七届《云南日报》文学奖。发表在《大家》的《鲁若迪基的诗》获《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提名奖。参加朱文导演的电影《云的南方》拍摄,扮演泸沽湖洛水村村长(主演李雪健、金子),该片后来获国内外电影节多项奖项。随云南作家代表团出访法国、

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十国。与费嘉、哥布、聂勒、高专等八位诗友参加昆明举办的“云南诗歌之夜”诗歌朗诵会，首次用普米语朗诵了诗歌《我爱……》。诗歌《一群羊从县城走过》入选《2004 中国诗歌精选》。诗五首被杨志达教授翻译成英文收录入《云南少数民族诗人诗选》，由西风翻译社出版。被宁蒗县委、县政府授予“小凉山十大文化人”。

2006 年到 2009 年，“小凉山诗歌现象”研讨会在泸沽湖召开。《边疆文学》推出以诗歌为主的宁蒗县庆专刊。在《散文选刊》《诗刊》《芳草》《人民文学》《星星》《边疆文学》《民族文学》《诗选刊》《文艺报》《人民日报》《青海湖》、香港《华夏民族》《滇池》、半月谈杂志社《资料卡片杂志》（卷首语）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随笔、评论等。2006 年 2 月，英汉对照《鲁若迪基抒情诗选》，由中国前外交官、原云南大学外语系主任、杨志达教授翻译出版。散文《六世达赖喇嘛的情怀》获 2005 年云南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云南省委宣传部等授予云南省“四个一批”云南文学艺术新人奖。《关于〈1958 年〉及其他》获 2005 年度《边疆文学》奖。散文《朱文和〈云的南方〉》获第二十三届云南新闻奖、2006 年云南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散文《远去的梦》获第八届云南日报文学奖。诗歌《小凉山很小》（十九首）获《芳草》文学杂志首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奖。诗歌《泸沽湖及其他》（十一首）获《星星》诗刊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联袂举办的“2007 年中国·星星年度诗人奖”提名。散文《热爱洋芋的人们》荣获 2008 年云南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2009 年 9 月，赴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班）学习，辅导老师为林莽先生，在校期间与鲁院老师和各民族作家结下了深厚情谊。2009 年 12 月，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诗歌《长不大的村庄》（外一首）入选《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少数民族作品选·诗歌卷》。《民族文学》“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刊回顾展”入选组诗《爱，没有季节》。诗歌《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入选《中国〈星星〉五十年诗选》。诗歌《从我身边流过的河》入选《2007 中国最佳诗歌》。

2010 年到 2015 年，在《诗探索》《人民文学》（英文版）、《中国作家》《时代文学》《人民日报》《诗刊》《文学港》《民族文学》《西部》《西藏文学》《大理文化》《诗歌 EMS 周刊》《光明日报》《延河》《中国诗歌》《新世纪诗典》《诗歌月刊》《山东文学》《青

海湖》《鸭绿江》《诗潮》《百家》《都市时报》《杂文选刊》《中学生阅读》（初中版）等发表诗歌、散文、随笔。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组诗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在《克孜勒苏文学》发表。诗歌《小凉山很小》入选《2010中国年度诗歌》。组诗《爱没有季节》入选《民族文学30周年精品选·诗歌卷》。散文《用诗证明》获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社“盛世民族情”征文优秀作品奖（最高奖）。散文《用诗证明》入选《人民日报》2010年散文精选《智慧不会衰老》。组诗《神话》被翻译成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在《民族文学》维吾尔文版、蒙古文版、藏文版、朝鲜文版、哈萨克文版发表。诗三首被翻译成朝鲜文在《长白山》发表。组诗《神话》获2011年《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分别获第七届云南文艺基金奖二等奖、云南省作家协会2012年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精品奖、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组诗《我总想起一个叫雷锋的人》获光明日报社、诗刊社等举办的“雷锋——道德的丰碑”全国诗歌大赛二等奖。散文《用诗证明》荣获第四届丽江市文学艺术创作奖文学类荣誉奖一等奖。诗歌《一群羊从县城走过》入选张炯、邓绍基、郎樱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诗歌《我是山里人》入选梁庭望著作《中国诗歌通史》。诗歌《都市牧羊人》入选《中学生朗诵诗100首》。诗歌《泸沽湖之恋》被翻译为蒙古国文入选庆祝中蒙建交六十五周年《中蒙文学作品选集》。诗歌入选《2012中国诗歌排行榜》《2012中国最佳诗歌》等。

2011年5月10日至16日，随尹汉胤为团长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法拉盛图书馆举行的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

2012年5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座谈会，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做了题为《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发言。

2013年12月19日至23日，随云南省作家代表团访问老挝，做会议交流发言。2013年2月25日，《文艺报》的《文学院专刊》推出专版，刊载《诗歌是大地上另外一种作物》（本人创作谈）、于坚《他的诗歌让世界知道他的民族》（印象记）、杨玉梅《山梅》《一颗独一无二的心灵——谈鲁若迪基的诗歌》（评论）。诗歌入选《21世纪诗歌精选》《2013中国新诗排行榜》《2014中国诗歌精选》等。2013年12月，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5年3月1日至7日，作为云南省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越南河内第二届亚太诗歌节并在活动中用多种语言朗诵作品。2015年3月，诗集《时间的粮食》列入“云南作家精品文库”，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第5期《中国作家》（文学）“新实力”栏发表组诗《忧伤的河》，并配发霍俊明评论《对照一种照彻的诗歌——对话鲁若迪基》，封三做了介绍。

2016年，在《民族文学》《诗刊》《云南日报》、云南省作协《文学界》等发表诗歌、随笔。与丽江普米文化研究会会长胡革山主编的《当代普米族诗人诗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一个普米人的心经》获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二等奖。诗文入选《词语疾风中的凉山——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诗文选》。诗歌入选《2016天天诗历》。

2017年1月至4月，在《人民日报》《诗刊》《边疆文学》《人民文学》（西班牙语版）、《新华文摘》《丽江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诗歌入选《2017天天诗历》《每日一诗》等。诗集《时间的粮食》获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首届“陵水杯”民族文学奖。

鲁若迪基诗三十五首

小凉山很小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
我闭上眼
它就天黑了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声音那么大
刚好可以翻过山
应答母亲的呼唤

小凉山很小
只有针眼那么大
我的诗常常穿过它
缝补一件件母亲的衣裳

小凉山很小
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
在外的时候
我总是把它竖在别人的眼前

选 择

天空太大了
我只选择头顶的一小片
河流太多了

我只选择故乡无名的那条
 茫茫人海里
 我只选择一个叫阿争伍斤的男人
 做我的父亲
 一个叫车尔拉姆的女人
 做我的母亲
 无论走在哪里
 我只背靠一座
 叫斯布炯的神山
 我怀里
 只揣着一个叫果流的村庄

长不大的村庄

长大的是孩子
 老人一长大
 就更老了
 长不大的是村庄
 那么一片土地
 那么一条河流
 那么一些房屋
 生死那么一些人
 有人走出村庄了
 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把村庄含在眼里
 痛在心上
 更多的人一生下来
 就长了根
 到死也没有离开过

女 山

雪后
那些山脉
宛如刚出浴的女人
温柔地躺在
泸沽湖畔
月光下
她们妩媚而多情
高耸着乳房
仿佛天空
就是她们喂大的孩子

无法吹散的伤悲

日子的尾巴
拂不净所有的尘埃
总有一些
落在记忆的沟壑
屋檐下的父母
越来越矮了
想到他们最终
将矮于泥土
大风也无法吹散
我内心的伤悲

斯布炯神山

小凉山上
斯布炯
只是普通的一座山
然而，它护佑着

一个叫果流的村庄
 它是三户普米人家的神山
 每天清晨
 父亲会为神山
 烧一炉香
 每个夜晚
 母亲会把供奉的净水碗
 擦洗干净
 在我离开故乡的那天
 我虔诚地给自己家神山
 磕了三个头
 我低头的时候
 泪水洒在母亲的土地上
 我抬头的时候
 魂魄落在父亲的山上
 如果每个人
 都要有自己的靠山
 我背靠的山
 叫作斯布炯
 在我的心目中
 它比珠穆朗玛
 还要高大雄伟

果 流

星星一样多的村庄
 那个像月亮
 也像太阳的村庄
 是故乡果流

那里的雨是会流泪的
 那里的风是会裹人的
 那里的雪是会跳舞的
 那里的河

在我身上奔流为血
那里的山
在我身上生长为骨
我熟悉那里的神
也认识那里的鬼
他们见了我
都会拥抱一下
这个世界
只有那里的鬼
不会害我

神的模样

小时候听说过
无数山神的名字
可怎么也想象不出
他们什么模样
每天清晨，父亲洗完脸
就开始烧香敬神——
果流斯布炯
阿达贡森格嘎
日果落帕石窝
宜底嘎琼嘎
木多瓦擦
噶佐噶呆……
无数个山神的名字
河流一样
从父亲嘴里流出来
浇灌着我梦幻的世界
袅袅香火里
我睁大眼睛
希望能看到山神显灵
可是，总是落空

问父亲“果流斯布炯”是什么
 他说“果流”是我们村庄
 “斯布炯”是护佑我们的山神
 我们第一个要从他开始敬奉……
 如今，在遥远的地方
 每次默念到“果流斯布炯”
 眼前就会浮现出
 父母慈祥的面容

种苦荞的人

小凉山上
 苦荞是最普遍的作物
 那些种苦荞的人
 最初的时候
 把一片片林子伐倒
 用一把火烧了
 随便挖几锄后
 就撒上了苦荞
 第一粒苦荞成熟的时候
 布谷鸟品尝后飞走了
 种苦荞的人燃起火把
 用一只鸡在荞地边转转
 默默祈祷上苍的恩典
 他们用独特的方式
 庆贺一个节日的到来
 让一粒粒饱满的荞粒
 在铺开的披毡上欢快滚动
 虽然满坡的苦荞
 最终只有几小箩筐荞粒
 然而，他们不说一句话
 把荞粒酿成美酒
 磨成白金一样的面

收藏在柜子里
平日紧咬牙巴
煮一罐盐茶
啃几个洋芋
亲朋好友来的时候
才拿出珍藏的美酒
宰了羯羊，烙上荞饼
整个村狂欢
仿佛日子就只有那么一天
看着种苦荞的人
醉倒在荞秸秆上
我忧伤的诗
在铅灰的云层里飘荡
一茬茬的苦荞啊
一茬茬的人
多少茬的苦荞
才能养活多少茬的人啊
叹息声里
种苦荞的人
默默地咬了一口荞饼
不急于吃下去
而是默默地嚼着
好像他嚼着的不是荞饼
而是从太阳上掰下的
一块什么

永远的孩子

我不是吃水长大的
我是吃奶长大的
母亲的孩子
我也是梦幻天空的孩子
曾吮吸

月亮和太阳的乳汁
我更是自由大地的孩子
常把山头
含咂在嘴里
即便有一天老了
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也会在大地的子宫
长——眠

罐罐山

总有一棵树属于我
某天，人们会将它砍伐
劈开后垒成九层
让我在棺木里
端坐成母腹中婴儿的模样
在烈火中顺着指路经
找到祖先的天堂
人们会把我的十三节骨头
用蒿枝做的筷子
捡拾在羊毛上
装进土罐里
送到祖先聚集的罐罐山上……

那天，当一位族内的长辈
指着一座山
说我们家族的罐罐山就在那里
我久久望着他手指的方向
怕将来走错了路
那里森林茂密
山脚下溪流淙淙
我莫名地感动起来
呵，今后无论身处天南地北

我最终都会走向这里
见到那些骑虎射日的人

白绵羊

云漫游在天空
我的白绵羊
在青草地上
每一个普米人
最终都要由一只白绵羊
把灵魂驮向祖先居住的地方
噢，白绵羊
我的白绵羊
它现在悠然地吃着草
它很少去看天上的云
它随我祖先逐水草而来
那些森林的故事
那些河流的记忆
星星一样在它脑海闪烁
它的羊毛
是我们温暖的披毡
它的皮囊
是我们渡河的筏子
它的肉和骨头
填饱我们的肚子
健壮我们的筋骨
白绵羊啊，让我怎样赞美你
我最终走的时候
你还驮着我的灵魂

黑和白

祭师在不停地对死者叮嘱
 亲人们排成队
 手里攥着白线
 要和死者做最后的了断
 一头的黑线系着死者
 （他是在黑暗的世界吗）
 一头的白线系着我们
 （我们是在白色的世界吗）
 这一刻我们是相连的
 这一刻我们是在一起的
 一会儿
 连接我们的线会被剪断
 阴阳就此相隔
 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紧紧地攥着线
 就像用手握着
 一个永不再见的人

雪邦山上的雪

我看到了雪
 看到了雪邦山上的雪
 它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映照着我内心的洁白
 想到雪一样的普米人
 我的泪水忍不住流下来

多少年
 多少雪落雪邦山
 无人知晓的白呵
 我的亲人们